

「民間報告」無法體現商討誠意

□李繼享

【指點香江】

由反對派二十三名立法會議員聯署的一份政改「民間報告」昨日出爐。然而，整份「報告」與其說是反映香港民意，不如說是重申反對派的政治立場，因此，該「報告」更多體現的並非反對派對協商的「誠意」，相反，卻是在迴避中央的關切、逃避自身責任。以這麼一種政治態度，連他們自身也無法說法，更何况是要去改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政改的批覆？歸根到底，反對派需要拿出真正的誠意，而不是繼續「遊花園」。

不敢回應中央重大關切

據反對派稱，這份「報告」籌備與撰寫用了約一個月時間，是在政改專責小組的報告推出後開始，由公民黨梁家傑牽頭完成，目的是要向中央政府提出「真正的香港市民民意」。然而，熟悉香港反對派往績的市民都知道，這份文件雖然名稱叫「民間報告」，實際上與過去知的「公開信」、「聯署信」沒有本質的區別。過去十年，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會出現一次。美其名曰「民間」，實際上代表的只是「反對派」的二十三名成員，是一份「反對派政改意見」而已。

事實上，如果仔細去閱讀這份報告，數千字內容分

成六章：序言、港人爭取普選之路、當前香港管治問題、2016/17年政改的公衆諮詢、真正的選擇、總結。客觀而言，應當給予肯定的是，這份文件措詞相對溫和，並沒有出現過往的激烈與激進字眼，堪稱難能可貴。如果反對派能一早以這種溫和理性的態度去商談政改，香港的政治形勢也不致於走到今天這種劍拔弩張的地步。當然，反對派之所以能如此「和顏悅色」，完全是出於政治算計需要，一方面由於「反佔中簽名運動」成功，另一方面在於要塑造一種「弱者」形象，也向一部分支持者作交代。從其本身而言，並非他們真想理性討論，而是形勢需要，被迫爲之。

但是，儘管「民間報告」用詞溫和，給人一種理性商討的觀感，然而從整篇文章的內容來說，並不存在「商討」的實質意義，沒有正面回應中央對普選與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也沒有承擔應有的政治責任的勇氣，而是不斷在重申過去已經說了無數次的內容，更像是在帶着市民「遊花園」。

第一，沒有正面回應中央的重大關切。在「序言」中，反對派議員用了不少篇幅去提及普選與國家安全的內容，似乎是在回應中央的意見。例如，文中稱：「香港人明白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關注源於百年民族恥辱的歷史烙印和美國圍堵正崛起的中國。但是，中央毋須將國家安全和普選對立。事實上，只有實行真普選，才

會化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達至繁榮穩定，這更有助於國家安全。」

以上內容有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實質性建議或內容？這種表述不過是將核心問題簡單化。反對派議員要叫中央毋須將國家安全和普選相對立，這更是顯而易見的誤導，中央政府並沒有將國家安全和普選對立，對立的是反對派自己；中央是在重申任何普選制度都不應當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逃避應負政治責任

而所謂「只有實行真普選才會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更有助於國家安全」，更像是在說風涼話。真正有助國家安全的，應當是反對派明確表態不接受來自境外政治勢力、外國公民的政治獻獻、杜絕與外國政治勢力對香港政治的影響與滲透。顯而易見，反對派沒有對中央的真正關切作出正面回應，爲什麼他們不回應？是不想還是不敢回應？

第二，極力迴避自身應負的政治責任。政改能否通過，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有着重大的責任，支持與不支持，並非一個接受與不接受的問題，而是對香港市民整體利益是否願意肩負起責任的問題。這份「民間報告」並沒有明確表明自身應付的責任，而是在不斷推卸責任，

逃避責任。

整份文件除了不斷在「數落」特區政府政改報告的「偏頗」之外，更多的是在重申反對派的立場，而這立場卻是與「佔中」緊密相連的，由去年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多大的改變。最爲重要的在於，沒有對《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重要決定給予足夠的尊重。文中強調的是「國際標準」，而不提全國人大的憲制性決定；文中強調中央要爲政改失敗負責任，卻完全不提「佔中」及反對派的政治責任。例如，在最後的「總結」中如此提到：「要達致政通人和，我們建議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使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符合『無篩選眞普選』的原則；同時，修改《基本法》附件二，使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中，提高直選議席比例和取消分組點票。」

須拿出勇氣和誠意

對於任何理性溝通的立場與態度，香港公衆無疑是歡迎的，但市民更加希望的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能拿出足夠的勇氣，與外國政治勢力、與極端激進勢力切割，以更加靈活的態度去商討政改未來。從「民間報告」的推出時機及其背後動機來看，市民看不到反對派對解決政改僵局的眞正的誠意。

反「佔中」保發展

□魯 力

【焦點熱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時，強調中央的治港方針「不變也不會變」。他指出，政改問題令人擔憂，重申「一国兩制」並非香港完全自治，一旦中央放棄所有權利，可能出現騷動和混亂，所以保持中央某些權利，對香港有利無害。

張曉明的講話確實值得本港市民深思。香港的回歸後不是沒有出現過混亂，由美國人引發的1997年的金融風暴，曾重創了香港經濟長達五年。而在當年的關鍵時刻，正是由於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包括推動「自由行」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才使香港平穩渡過了經濟危機。

金融風暴讓人不寒而慄

近一年來，在外國勢力支持與操縱下，由本港反對派中少數激進分子所掀起的暴力性反政府活動，已給本港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預告，本港整體經濟將放緩，第二季經濟增長按季會出現收縮；政府本周五將召開記者會，公布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他說外圍和本港經濟出現各種風險因素，需加強風險管理，坦言擔心經濟增長放緩，若加上本地政局不穩，可能會「引發一場完美的金融經濟風暴」，呼籲打算以抗爭手段爭取普選的人三思。曾司長的警告，決不是危言聳聽。

本港在十七年前就曾發生過一場金融風暴，至今想起仍會讓人不寒而慄。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於1997年7月至10月，由泰國開始，之後進一步蔓延至鄰近亞洲國家的貨幣、股票市場和其他的資產價值。事件打散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各國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紛紛進入大蕭條，並造成社會動盪和政局不穩，一些國家也因此陷入長期混

亂。除此之外，更衝擊到俄羅斯和拉丁美洲。

當年10月下旬，以美國人索羅斯爲首的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準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爲「超級提款機」的企圖。而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人們卻沒有看到自詡爲「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李柱銘等反對派頭面人物，跑到華盛頓去找美國國會投訴，到白宮去向美國總統控告索羅斯等美國人殘害香港的惡行。

「佔中」助長經濟下滑趨勢

「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認爲，政府及中聯辦官員公開支持反「佔中」運動，是向「佔中」行動」施壓，認爲張曉明的言論令人對人大常委的政改方案決定，不感樂觀。但事實正如曾俊華司長所指，若本地政局不穩，或會引發金融經濟風暴，爲國際大鱷提供機會，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佔中」的組織者，不會不知道「佔中」會對香港經濟產生什麼負面影響。李卓人去年底就曾在泰國騷亂期間，專程飛赴曼谷向反對派取經，學習如何癱瘓商業中心、破壞城市交通。香港面臨的嚴峻現實是，如果發生「佔中」，會加速本港經濟的下行趨勢。

張曉明主任在講話指出，香港發生的許多事情，包括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不能不引起我們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他重申，政改要考慮國家安全及香港的政治現實，又引用已故領導人鄧

小平的說話，要防止部分人以民主幌子將香港變成反對大陸的基地。這些講話決不是無的放矢。

警惕亂港黑金金主

經歷過金融風暴的香港人，都不會忘記當年禍港的美國人索羅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指控索羅斯打壓馬幣。泰國則稱其爲「一個吸取人民鮮血的經濟戰犯」。索羅斯是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他以在格魯吉亞「顏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而聞名世界。他用擾亂香港經濟和各發展中國家經濟賺來的錢，設立了臭名昭著的「索羅斯慈善基金」。索羅斯的慈善基金在中歐、東歐和亞洲，以社會開發研究組織（OSI）及索羅斯國家基金的名義存在，有時則以其他基金的名義，例如波蘭的「Stefan Batory Foundation」。據美國公共電視網估計，他到2007年時，總共捐了60億美元。

索羅斯宣揚以「非暴力活動」來推翻對美國有潛在威脅與競爭力國家的政府，資助各國的反對派進行反政府政治活動。而據OSI表示，近幾年來，他們每年大約花費四億美元在有關活動上，香港的一些反對派政黨、個人與活動，有不少也得到他們的資助。除了黎智英以外，索羅斯也是亂港的一個主要的「黑金金主」。

近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活動，市民反應熱烈，累計簽名已逾一百二十萬。當香港的經濟穩定和市民福祉面臨「佔中」威脅時，沉默的大多數特別是中產階層應當站出來發聲。對「佔中」說「不」，才能彰顯香港眞正的主流民意，才能保障香港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英議會調查應包括英國在港所爲



英國議會不久前宣布將就香港現狀展開調查。筆者敢斷言，此次調查對執行團隊來說可謂是件苦差事。檢查小組的任務是要檢視回歸以來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但是要客觀評估香港的政治形勢，就必須要一併端詳英國政府在1985至1997年期間的所作所爲以及97年以來香港所發生的種種事由。

《中英聯合聲明》第四條明確規定：「自本聲明生效（1985年）至1997年6月30日的過渡期內，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將負責管治香港，其宗旨是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社會穩定。」該條款同時規定中方「配合」英方在過渡期間對香港的管治。《國際條約法公約》（1969）第三十一條規定，任何條約（包括協議）都應「根據其宗旨和目的來詮釋」。鑒於《中英聯合聲明》的首要宗旨是維持香港的「現行」制度和穩定，那麼聯合聲明這部分就應該被詮釋爲含有要維持1985年時的「現行」制度的意思。

但是，英國政府公然出爾反爾，單方面違背其在《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有關承諾，擅自（沒有中方的「配合」或同意）在香港推行一些重大政制變動，給後97時期的香港政局埋下爲害深遠的禍根。例如，英方不顧中方強烈反對，指使「末代港督」彭定康於1992年公然違反《聯合聲明》，擅自推行一系列「變法」，包括大幅修改和刪削《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俗稱「社團法」），造成「泛民」支持者「超前野心大爆發」。

修改前的《公安條例》規定，抗議集會和示威遊行的組織者必須事先獲得警方批准方可行事，如果警方認爲有關抗議活動將會或有可能引發騷亂，有權隨時阻止抗議活動，以確保社會秩序穩定。修改後的《公安條例》取消了上述規定，組織者無須取得警方批准，只要告知活動計劃（時間、地點和路線）就可以了，而警方不再有權隨時阻止抗議活動以防止破壞性騷亂於未然。修改前的「社團法」規定，只要殖民當局認爲某個社團將會或有可能危害「殖民地的良好社會秩序」，它有權隨時宣布該社團爲非法組織並予以取締。舊「社團法」亦禁止任何本地組織與境外團體往來及接受經費或其他形式的協助。

假如英國殖民當局沒有在過渡期單方面（或非法）篡改上述法規的話，中方就無需在回歸後要求香港特區就《基本法》23條立法，也就不會引發嚴重撕裂香港社會的「反23條」運動，更不必擔心會出現「佔中」之類威脅香港繁榮穩定的非法活動。

英方擅自通過篡改「公安條例」削弱警方維護社會治安能力，其嚴重後果已經顯現無遺。如今有良心的民間團體不得不組成反「佔中」大聯盟，四處收集逾一百二十萬市民簽名支持愛港護港反「佔中」運動，否則香港經濟和社會穩定將有崩潰之危。今日的非法「佔中」運動，就是當年港英殖民當局單方面違反《聯合聲明》，趕在回歸之前惡意篡改治安法規而催生的惡果，而當年出面胡爲的「千古罪人」就是英魁任命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上述事件均有官方記錄可查，如果英國議會確實要對香港時局做出客觀全面的評估，就必須包括回歸前過渡期間英國政府在香港的妄爲，因爲目前香港存在的許多弊端都是港英當局在回歸前擅自實行倉促政改造成的。

（文章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署名文章，略有刪節）

【時事點評】

李 坪

8月2日，昆山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發生重大責任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慘烈的後果令人扼腕痛惜。事故也將昆山這個曾經以中國百強縣之首聞名遐邇的江南小城擺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各種嚴厲批評和質疑接踵而來。

在這些批評中有一條最吸引眼球的證據，就是昆山1985年前後曾在《大公報》刊登廣告抑或撰文「歡迎外資企業來剝削，剝削越多越開心。」經過檢索資料，《大公報》已表明從未刊登過這樣的廣告或文章，但這種替人的說法已不脛而走，廣爲流傳，並和所謂向投資者送人代表餐、勞模等經不起檢驗的說法一起，成爲聳人聽聞的引資「黑幕」。

對事故的調查和責任的認定而言，這條子虛烏有的證據當然只是一個插曲。但卻也提醒我們，在激憤的情緒和激烈的批評中，仍然需要冷靜的思考。

三十多年前，昆山和中國許多地方一樣，是一個貧困的農業縣，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不是果斷地採取自費興辦開發區，積極利用外資的做法，昆山絕無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使一個縣級市的經濟總量甚至可以比肩中國的個別省區。事故的教訓極爲慘痛，但不能以此來否定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的實踐。以往發生的各類安全事故中，哪一類型的企業都有，以企業性質或來源地來一概而論貼標籤的做法，常常是以偏概全的成見。

在招商引資中，昆山提出過「親商、安商、富商」的理念，從爲各類經營者創造良好條件的角度出發，這些觀念並無不可，或許還走在其他地方前面。但是在政府服務與監管之間，確實必須找到更加準確的定位，顧此失彼將得不偿失。

昆山甚至還是中國最早提出「騰籠換鳥」的地區之一，在金融危機前就宣稱要從招商引資向選資轉變。如果從發展的眼光看，這種轉型升級的任務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迫切。痛定思痛，對經濟指標的棧戀不應成爲轉型升級的阻力。

事故爆發後的輿論場磁力線迅速指向了政府監管問題，作爲守土有責的地方政府承受批評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安全生產的問題上，切莫忘記企業仍然是責任主體。昆山開發區有3000多家企業，安全監管人員只有4名。如果廣大企業沒有真正樹立起牢固的安全責任意識，一味追逐利潤，最終必然害人害己。出了事故，便把地方政府痛罵一通，出氣可以，解決問題還不夠。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人，都應該們心自問，爲之警懼。

在這場悲劇中，無辜罹難的底層勞工最令人同情。對許多來自貧困地區的員工來說，高工資的誘惑使之願意承受更加艱苦的勞動條件。誰能幫助他們增強自身安全的防護意識，誰能幫助他們有效地維護自身權益，怎麼樣在中國發展和勞動生產率實際水準的框架內，既爲工人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又爲其實現必須的人身保護和起碼的生活尊嚴，這也是我們需要深思而求索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南海安全要各方共同維護

□紀碩鳴

【國際動向】

在緬甸首都奈比多召開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公布了聯合聲明，「嚴重」關切南海的局勢。這樣的表態卻莫名其妙地讓正重返亞洲、進行着亞太再平衡的美國誤解了。美國有人認爲，聲明重挫了中國，是東盟近年來最嚴重的指責。似乎聲明都是針對中國而來。日本媒體更指，東盟外長會議對南海區域安全的關注，原來沒有「嚴重」兩個字，後來加入的。我解讀東盟外長最後對南海關注的聲明，與以往沒有很大的區別，東盟依然沒有選邊站，以不偏不倚的立場，要求各方克制，因爲南海的區域安全需要各方維護。

聲明「嚴重」關切並非首次

外界關注東盟外長會議對南海問題發表的聲明，對南海緊張局勢上升表示關切，並呼籲加大同中國對話的力度。聲明指出「對於最近緊張日益增加的狀況表示嚴重擔憂」。

聲明說：「我們呼籲有關各方克制，避免導致局勢複雜化以及破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和安全的行爲。」要求相關國家保持克制，維護南海的和平。有日本的媒體稱，最初的聲明草案對南海局勢表示「擔憂」，但爲了反映對中國進軍海洋充滿警惕的菲律賓等國的意見，最終聲明使用了「嚴重擔憂」的表述。

「美方稱東南亞對中國的關切達到歷史

最高點」，路透社10日以此爲題報道東盟外長發表的最終聲明。文章說，陪同克里出席東盟地區論壇的美方高級官員表示，東盟聲明的措辭是對近期中方在南海強硬行動的強烈批評。這名美方官員說：「有關措辭對中國拖延時間、轉移話題的努力來說是一大挫折。」一名美國國務院官員說：「我們認爲我們成功地進行了激勵，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

這樣的解讀有點一廂情願，似乎在說東盟已經很明確的表態指責中國，這是一種過度解讀。首先，東盟外長的對南海問題的關注並提出聲明，與過往的聲明一樣，清楚表達了中立的立場，是對整個區域的安全穩定的關注，沒有偏幫任何一方譴責某一方的表示；其次，在南海問題上提出類似「嚴重」關切的用詞並非第一次，今年5月10日的東盟外長聲明中就使用過「高度關注」，今次重新再提，保持着原有的調子；再次，聲明中沒有提及中國，並沒有明確針對中國。毫無疑問，東盟清楚，維護區域穩定和安全，維護國家間的和諧，責任並不全在中國。

東盟不會單方指責中國

而一些新的提法及要求出現在聲明中，更證明了東盟的中立立場及是針對所有與南海有關的國家，包括對南海有興趣的美國。聲明中指出，爲了和平解決南海爭端，東盟與中國應共同參與。對於提倡保持克制，呼籲避免挑釁《南海各方行爲宣言》，聲明中

指出「爲了使當事國切實履行行爲宣言，將與中國更緊密地展開磋商」。

美國國務卿克里出席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並提出推動自願凍結激化南海爭端行爲的提議，但各方反應冷淡。很顯然，聲明中部分內容亦是對美國的反應。在美國官員宣稱中國遭遇挫折之際，外媒卻將這頂帽子扣到中國頭上。英國廣播公司網站題爲「美提議凍結南海行動，東盟外長反應冷淡」的報道稱，對於美國提出的自願凍結激化南海爭端行爲的提案，各方反應冷淡。東盟秘書長黎良明表示，東盟各國外長沒有討論美國提出的提案，中國與東盟在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爲宣言》中，已經承諾在類似行動上「自我克制」。這位東盟最高級外交官說，只有南海主權爭議相關各方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近年來，在南海所謂有爭議區域，越南擅自打井吸油，在南中國海的中國海域星星點點密布，這種挑釁行爲，哪有同中國「磋商」？菲律賓窺視黃岩島，用一條爛登陸艇攔截仁愛礁，哪有同中國「磋商」？南海各方爭持不下，事起並不是中國一家要擔負的責任，東盟外長聲明，要求各方都克制，是理性的。

南海的區域安全，關係到東盟，關係到亞洲區域安全，東盟有理由嚴重關注，更有理由相信的是，東盟不會單方面指責中國，因爲，南海的區域安全需要相關各國來共同維護。